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烈賢傳記叢刊

民族正氣

——蔣渭水傳—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行

近代中國叢書・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民族正氣

——蔣渭水傳

定價：新臺幣一〇〇元整
美金三・三元整

著作者：丘 芷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一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理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

印刷者：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十五月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的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鑄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、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 謹序

傳主哲孫序與信

予生也晚，不僅未能親聞先祖父的聲教，甚至自小覺得他是屬於歷史中的人物，一位「風度翩翩」英年早逝的「熱血男兒」，一位永遠年輕惆悵，不屈不撓的革命烈士。人生在世，不一定要長命百歲。能在短短一、二十年內，轟轟烈烈，鞠躬盡瘁，永留一篇有血有淚的史話，也是不枉天生斯材。「古來聖賢皆寂寞」，說得極端一點，他們都是大傻瓜。但也唯有大傻瓜才够資格當聖賢。世人皆太聰明了，有幾人願意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？先祖父悲天憫人，憂國憂民。這種國之醫者的風範，師承 國父孫中山先生。

很高興腦海中先祖父的形象又得到一次印證。作者在傳記文學的領域裏，已創下歷史小說的體裁。是繼「剖雲行日——丘逢甲傳」後的又一力作。以女作家特有的細膩筆觸，隨時從書中人的眼光，細察週遭的時代，可見作者在浩瀚的史料中尋找題材時，或與故舊遺老對談時，是如何將整個身心投入當時的狀況。感謝作者的傳神妙筆，使我們彷彿亦能置身於那個多災多難、交通不便的時代裏，隨著書中人南北奔波。

祖父啊！您正好在孫兒今年這個年紀就走了。請您在天之靈接受這篇短序好嗎？

民族正氣——蔣渭水傳

二

駑鈍不肖的孫兒

蔣智揚上

民國七十三年八月

作者自序

民國六十六年正月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約邀多位文友，商討如何撰寫先烈先賢傳記，預計第一批撰寫十位與臺灣歷史有密切關係的先烈先賢，蔣渭水先賢是其中之一。

負責第一批撰寫工作的作者有十位，我寫的是「丘逢甲傳」。蔣渭水傳由另一位文友寫。當我費盡心血完成「割雲行日——丘逢甲傳」時，光陰已飛逝二十個月，前面有八位早已在十個月內交卷，我是倒數第二個交出作品。

萬萬沒想到自己也是「倒數第一」，而且時間延宕得更長久。原來該寫蔣渭水傳的那位文友臨陣脫逃，於是黨史會要我繼續接下這項工作。

忘了當初是怎麼會答應下來，反正事後很後悔。寫自己的叔祖逢甲公的傳記，頭髮都白了一半，更何況要去寫一位向來一無所悉的先賢。

那是苦難的開始——又辛苦又艱難。六十八年正月，我開始海底撈針的詢問：「有誰知道蔣渭水先賢的後代是誰？住在那裏？」

終於找到一條線索，他有個兒子，名叫「蔣松輝」。我在電話簿上先試着找，只有一位

，而且跟我住同區。

打電話去試試看，上蒼垂憐，居然正是蔣先賢的公子。我立即找了去。

蔣松輝先生拙於言辭，但是十分熱忱的帶我去訪問幾位老人，還提供幾本相關的書刊。從蔣松輝先生、陳其昌先生、曾得志先生的談話敘往中，我知道了「臺灣民衆黨」，也知道「鴉片事件」一段鮮爲世人所知的驚險歷程。陳、曾二位老先生都是民前七年出生的。蔣松輝先生較「年輕」，但那時也已六十七歲了。幾次和他們談話，使我對民國初年日據那個時代有個概念。

曾先生借給我全套的臺灣民報。從民國十二年到民國二十一年，裏面有很多史實資料，也有許多蔣渭水先生的著作和「舊聞」報導。我一邊看，一邊抄重點。

後來在一個特別的機會中，我自己買到一套，改成一面閱讀，一面作索引。

然後又陸續買相關的書刊，買不到就設法借或影印。又四處託人幫我蒐集。

讀書找資料中，同時去訪問相關的老人。

曾到林森北路拜訪杜聰明先生。杜老先生是蔣渭水先賢生前的學長、同志又是好友。他比蔣先生小三歲，但高一班。老先生雖然已重聽，可是仍能侃侃而談。他告訴我有關他學弟

在臺北醫學校時的許多事，以及他們策劃謀殺袁世凱的行動，此外還有蔣渭水先賢臨終時一些細節。

曾因別的事訪問吳三連先生，順便向吳老先生請教一些蔣先賢在世時的活動情形。那次訪問，從上午十點一直談到下午兩點。

到礁溪，拜訪先賢的外甥林艷昆先生。林老先生年輕時，曾在蔣醫師開設的大安醫院當藥劑生，如今他是礁溪保安診所的老大夫。後來他有一次來臺北，還找我去談天。林老先生不知蔣先賢年少時曾當乩童的事，但是，他知道先賢在大安醫院開業十六年中，常有「丟下病人跑去從事社會運動」的點點滴滴。

一個炙熱的夏天裏，我去宜蘭住幾天，因為那兒是先賢的家鄉。那兒甚至有一條「渭水路」紀念先賢。首先去訪問先賢的侄孫——蔣燦源先生，他以機車載我到城北路——先賢出生地；又到城隍廟——先賢的父親蔣鴻章先生卜算的地方，以及先賢向張鏡光秀才求教受業的地方。

還找到林本泉老先生，林老先生說：

「渭水先生曾送我三民主義、建國大綱、建國方略三本書，可惜我還沒讀完，就被四脚

仔（日警）搜去了。」

蔣燦原先生說：「國父會寫信給我二叔公，也曾送開國紀念章給我二叔公，可惜，有一回我家着火燒，燒掉了。」

被沒收了，被燒掉了！多可惜！

不過有一樣東西一定還在！先賢生前的戶籍資料。

那是個星期六，一大清早，我去拜訪宜蘭縣黨部主委黃家策先生，在他協助下去拜訪戶政事務所主任王念茲先生，又把一位資歷很深的職員廖秋鳳女士請來。在那些舊黃的戶籍資料中翻尋。不知那一里，更不知幾鄰幾號，一冊又一冊，一頁又一頁的翻尋。時間漸漸過了正午。

在我絕望想放棄時，廖女士歡欣的叫：「找到了！找到了！」

那資料，從先賢的父母到先賢三昆仲，妻妾到子侄、侄孫的資料全在。我這才知道：日據時的戶籍，有吸食鴉片登記欄，有纏足欄、種族欄，就是沒有學歷欄，由此可說明一件事：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。又先賢曾因某案被日政府判罪，還有……，這些都是資料。

我要求影印兩份，一份給先賢的公子保存。

然後，我又去找一位早期思想左傾並參加過臺共，後來回頭反共的隱者蔡老先生。他會與謝雪紅之流在一起。

我請教他：「爲什麼民國十幾二十年間，臺灣會有一些青年，甘受共產主義的欺騙，那是什麼心態？」

他感嘆說：「那時年輕不懂事，誰也不會受過共產黨的罪，怎麼知道階級鬥爭的可怕，總天真的想：共產就是無產，就是大家平等，多好！再說那時日本的幾個大資本家：三菱、鈴木、三井……等等，在臺侵佔臺人的家園田野、併吞臺人的產業，又有一些有錢的御用紳士助紂爲虐，凌虐農民，像二林事件，害好多蔗農坐牢。所以當時的年輕人就認定資本主義罪大惡極，也就因此以爲反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是好的了！」

他又說：「當時沒能把三民主義讀得透徹，要是大家都好好瞭解三民主義的均富，也就不會造成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，也不會使民衆黨內部自己製造危機。」

我問：「蔣渭水先生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嗎？」

「是啊！可是，日警會搜走三民主義這些書，有幾個人有機會讀？蔣先生又逝世太早了

，他沒多少機會把三民主義介紹給大家。」

這位蔡老先生常打電話給我，問我：「寫得怎樣啦？」有幾次還到寒舍來。但是我，還在看資料、做年表！

他說：「你不要太鑽牛角尖，不要自我要求太高，你要趕快寫！」

我無法「趕快」，這種文章趕不來，趕的話會出差錯！

誰知他等不及了，前年，我接到一張粉紅色訃聞，高齡的蔡孝乾先生老去了！我原先想：寫完「蔣渭水傳」初稿，請他過目修正！誰知已經沒機會，怪不得他生前一再催我快寫。有些事真的是「時不我予」，想想，他的訃聞都用紅色！該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了。

另外有一位蔡先生，我也想去訪問，可惜我還沒去，他就仙逝了，他是會和蔣渭水先生并肩奔走民族運動十年的蔡培火先生。我只好讀蔡培火先生的遺作，以從中間擷取資料。

要看的資料很多，除了一本又一本的書，一套又一套的刊物，還有平日留的報上零星的資料就數百份。

要消化那數千萬字，不是一年半載所能閱讀完的。陸續蒐集，陸續閱覽。這次不僅讀白了頭，而且讀花了眼睛。

一點一滴的彙集，先把年表做出來，把經緯勾勒個大概，然後慢慢的鋪陳。自己學疏才拙，只有下笨工夫補救。

可是，看的書愈多，心中愈恐懼。

有些書刊資料完備，我看了後便想：「我怎麼寫也寫不過這本書，又何必寫？」

有些書刊謬誤百出，我又會害怕：「我寫了後，是不是也有很多差誤？」

但是又時而激勵自己：「要寫！很多事，別人還沒寫過，你既然訪查出真象，不寫多可惜？」

矛盾中仍然不中輟閱覽，更不停止蒐集資料。

民國七十二年初秋，開始撰寫正文。撰寫之初，以何種體裁表達的問題，也曾困惑我一些時日，後來決定除了第一章運用些許文藝筆法外，其餘各章節，盡量以寫歷史的方式撰寫。因為還有很多相關的當事人健在，也許只有這種方式才最平實。

撰寫中，我又去訪問先賢的德配夫人陳甜女士，她住臺北市漢口街靠近淡水河水門邊的一座舊廟中，然後又去國泰醫院病房中訪問先賢的胞妹蔣花女士，她記憶相當好！從二位八十五、八十六歲老人的口中，我又得了許多資料，於是將原已寫就的稿子作很大的修正。

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底，終於完成初稿。我影印數份，請蔣松輝先生、陳其昌先生過目指正，又請史學家李雲漢先生指教。他們各提出拙文錯誤的地方。

綜合多方面寶貴的意見，我再修正，時間又飛逝幾個月，終於完稿。

這本書能够完成全仰仗那麼多位先生女士幫忙，此外，還有黨史會多位先生敦促鼓勵，以及我舊時學生陳漢金的協助整理抄寫，否則以我淺薄的學識根基和虛弱的體力，絕對無法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。

還要謝謝蔣渭水先賢哲孫蔣智揚先生的序文。

丘秀芷

民國七十三年十月於永和



像遺生先水渭蔣

1890—1931

(額匾褒書年十四國民於公蔣 統總先爲上)